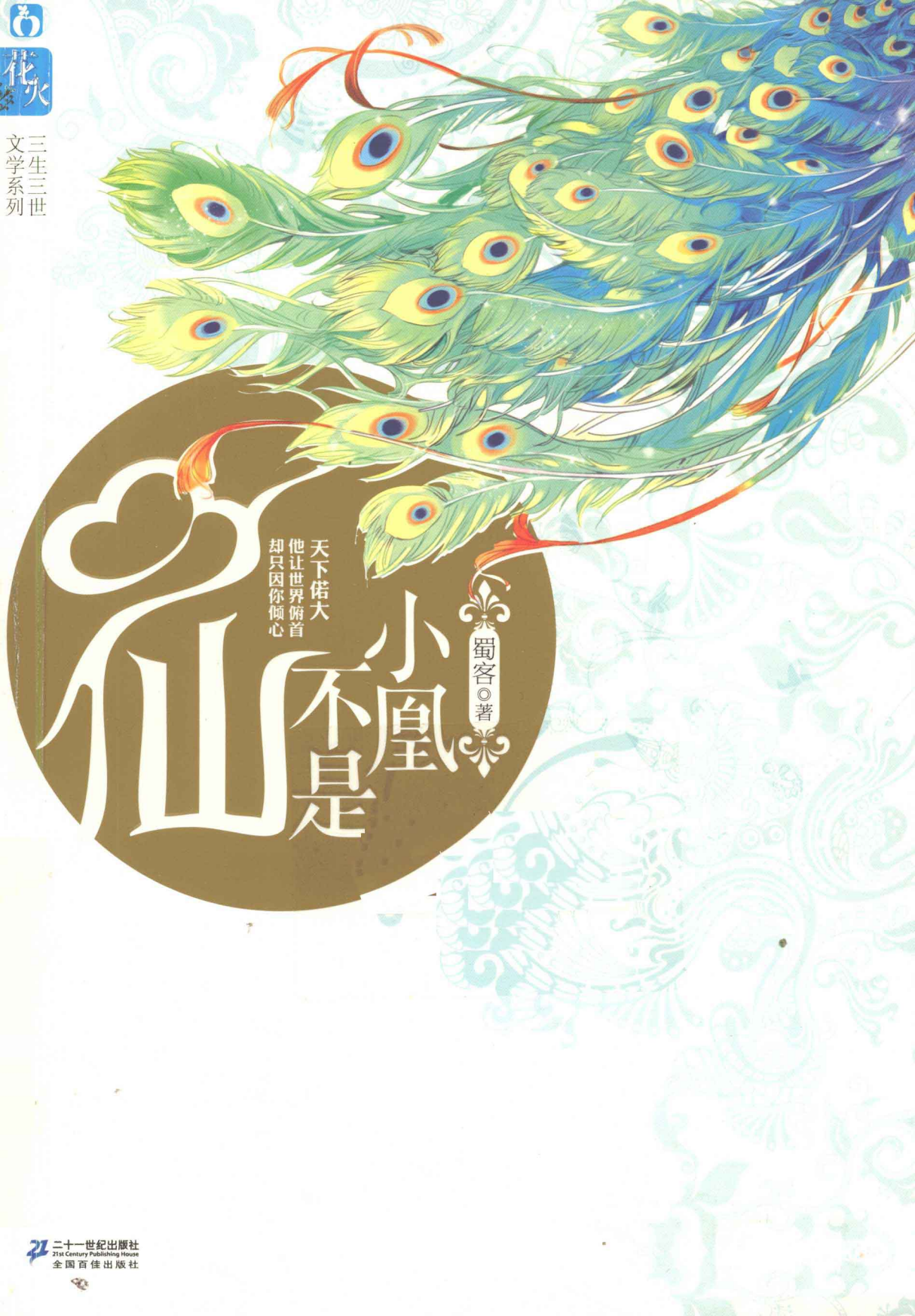




天下偌大
他让世界俯首
却只因你倾心

小凰不是仙

蜀客◎著

小凰不是仙

天下第一大
情话
情话情话情话
情话情话情话



在这以万为计年单位的世界，
不知这是一场欢喜，哭又笑，
却是谁的阴谋，
谁的智慧呢？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鳳不是仙 / 蜀客著. -- 南昌 :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1.11

ISBN 978-7-5391-6641-4

I ①小… II ①蜀…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12424 号

小鳳不是仙 / 蜀客 著

责任编辑 王 岚

特约编辑 徐 洁 宋惜菲

美术编辑 彭 蕾

装帧设计 周 昕 杨文杰

封面绘图 江 媛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60000 册

开 本 165mm × 235mm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42 千

书 号 ISBN 978-7-5391-6641-4

定 价 22 元

赣版权登字—04—2011—2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小皇不是仙

天下第一大
仙王再世
是只傲娇心



第六章

神仙同僚

101

第五章

神中魔童

079

第四章

神的儿子

059

第三章

神凰之舞

041

第二章

神子之威

019

第一章

神王初生

001

第七章

神之本所



123

第八章

神之故居



145

第九章

神之主



169

第十章

神界之界



195

第十一章

神龙出水



217

第十二章

神的智慧



241

259

2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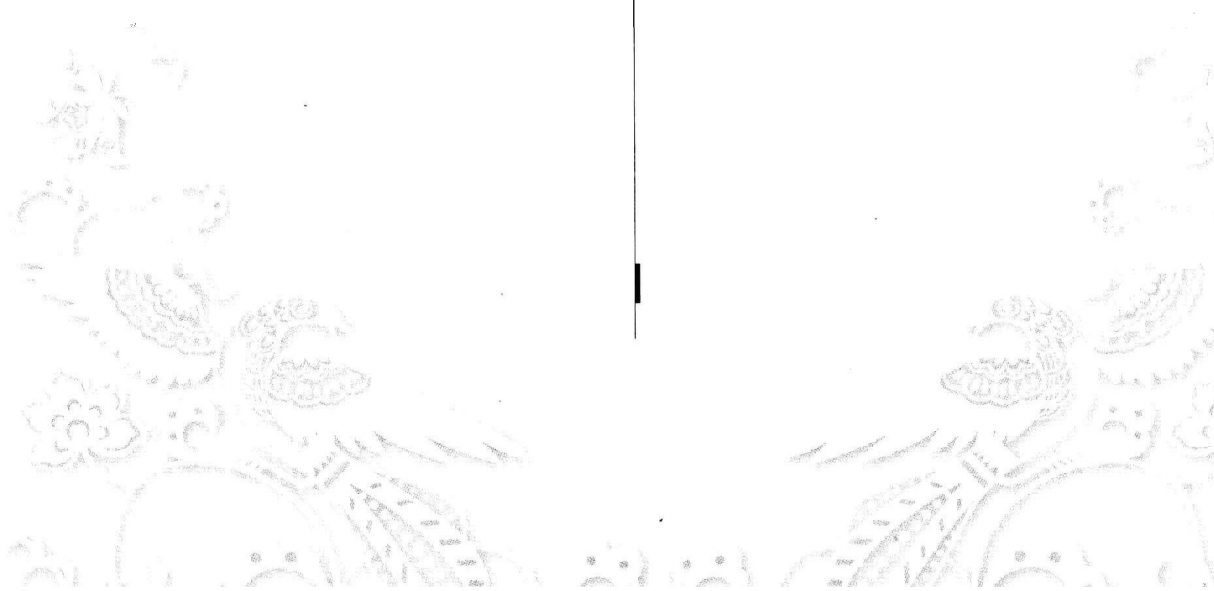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神
王
朝
华





茫茫天海，中有孤岛，岛上生扶桑树。

波平烟静，万籁俱寂。

突然，岛上一声鸡鸣，划破云天，嘹亮，高亢，响彻六界。

东方露白，晨风拂晓。

扶桑树上，一群天鸡威风凛凛地站在枝头，头顶红冠闪闪，浑身五彩羽毛，鲜艳夺目，绝非凡鸡能比。从最高处领头那只开始，每只鸡轮流下去，一声接一声，带动人间万家鸡鸣。

刹那工夫，一轮红日跃出海面，霞光万丈。

天鸡们受到鼓舞，一个个昂首挺胸，得意扬扬，叫得越发起劲儿，唯独角落里有一只小天鸡缩着脖子，没精打采地蹲在枝叶间。

与别的天鸡不同，这只小天鸡长得实在不太好看，个头小不说，连羽毛也是灰黑色的，暗淡无光，简直是天鸡里烧锅炉的，被周围一群五彩斑斓的同伴映衬，格外惹眼。

没错，故事的主角就是它。

这只丑小天鸡的身体里，住着一个特别的灵魂，那就是我们的女主角，田真。

人家说鹤立鸡群，咱这算什么呢？

田真默默地用爪子挠头。

对于这场穿越，她很想发表些包含不雅字词的感想，无奈岛上只有一群鸡，还是群货真价实的鸡，有灵魂却无太多灵性，很难交流，其实就算有人，估计也听不懂她的话。

田真悲戚，不能同鸡语，花了一晚上时间接受事实。

好吧，天鸡就天鸡，好歹也是鸡中神仙，不用担心被人割脖子。

麻烦很快就来了。

感受到众天鸡不满的目光，田真欲哭无泪——知道你们肩负六界报晓的重大任务，可是你们难道就看不出咱是母鸡？报晓这活儿是咱干的吗？

田真低头瞧着羽毛叹气，忽觉后背剧痛，扭头看去，见周围所有天鸡都竖起了脖子毛，极不友好地瞪着自己，顿时头皮发麻。

坏了，嫌咱偷懒呢！

见她没动静儿，旁边那只大天鸡又狠狠地啄了她一口，这回啄下一根羽毛。

人落天海被鸡欺，田真又疼又无奈，考虑到这些鸡禽畜本性居多，交流不得，继续装样很可能遭到群殴，她连忙伸长脖子学着叫了两声。

茫茫天海，一片沉寂。

奇异的鸣声，高亢而不尖锐，悠扬悦耳，带着空旷缥缈的余音，响遏行云，足以令万物沉醉。

所有天鸡都呆住。

这是……咱的声音？田真自己也不相信，再叫一声。

众鸡陶醉，冉冉上升的红日停住。

这儿的母鸡打鸣比公鸡厉害？田真总算发现一项特长，正沾沾自喜，头顶忽然传来另一个声音——

“小凤凰？”

声音极其动听，清澈、婉转、优雅？这些词远不足以形容。柔而不阴，恰到好处，其中隐隐带了种奇特的吸引力，相较之下，方才的鸣声也逊了几分。

田真正努力适应天鸡身份，陡然听到人语反而不习惯——昨天穿越过来，没见这小破岛住人吧？

“我说听着像，果然在这里。”那天籁般的声音叹息道，隐约藏了一丝笑意。

确定是人话，田真大喜，仰头看去。

那是……凤凰！

一只巨大的火凤停在半空，双目清澈，尽显傲气，凤翼张开足有两丈，灿烂若锦，长长的尾羽金光闪闪。和它一比，树上那些五彩的天鸡们简直就成了乌鸦。

暴发户和天生贵族的区别啊！田真的眼睛眨也不眨，望着凤凰……上面的男人流口水。

金边白衣，金色腰带，长发披垂，凤眼中的温柔溺得死人。至于他的年龄，说年轻吧，庄重之相偏又暗含威严。说老吧，看着那张无与伦比的脸会内疚的。

周身被淡淡的神光环绕，美丽，祥和。

圣父？田真的脑海里蹦出这个词。

白衣圣父稳坐凤背，笑容温暖和煦如初升的朝阳：“小凤凰，还要留在这里吗？”

小凤凰？他骑大凤凰来找小凤凰？田真下意识左右乱瞧，没等她找到目标，一只修长漂亮的手就伸了过来，将她拎入洁白的怀抱。

怀抱宽大，异香扑鼻，田真的血压狂飙，头脑发昏。

“我们神羽族的小凤凰，怎的沦落入了鸡群，”他轻轻整理她的羽毛，语气含着三分疼爱，又有三分戏谑，“居然学打鸣？”

凤凰？小凤凰？

田真回头瞧瞧扶桑树上那群天鸡，突然有种“仰天大笑出门去”的冲动——谁说只有丑小鸭变白天鹅的，咱丑小鸡今天也变小凤凰！

白衣圣父微笑：“凤凰岂能逗留鸡群，我带你去该去的地方，好不好？”

田真点头不已。

白衣圣父见状待要说话，却又停住，转脸看向另一边。

海天之际，无数密密麻麻的黑点由远及近，整齐地朝这边移来，在百丈之外停住，看样子竟是许多鸟儿。

眨眼间，一团黑影至眼前。

那是只威武的大鹏，瞬间收了羽翼，化为人形，却是一个四十来岁、将军模样的人。他缓缓降落，恭敬地朝白衣圣父作礼：“垂天率北海九天鲲鹏部，参见朝华君。”

朝华君？田真暗暗记下这名字，看来是位领导。

朝华君安然受礼，亲切地称他为“大鹏王”，又问：“陛下点将？”

垂天回道：“正是，魔神犯界，属下奉旨回北海调兵，闻朝华君路过，故在此等候。”

朝华君道：“保举你入朝，这些年你立功无数，令我欣慰，神羽族以你为荣。”

垂天忙道：“属下自当竭尽全力，为陛下、为吾王效命。”

朝华君点头：“调兵事紧，就不必多礼了，去吧。”

垂天告退。

朝华君想起一事，叫住他：“这里有只浴火重生的小凤凰，我看她是侥幸度劫，逃出性命之忧，却伤了彩羽，所以迷失本性误入鸡群，你来了正好，顺便把她带回北海凤族吧。”

垂天道了声“遵命”，便上前来接田真。

田真望望那双锐利的三角眼和满下巴的胡子，再望望朝华君俊美的脸，果断地竖起脖子毛，扑扇着翅膀，两只爪子死死抓住朝华君的前襟不放。

朝华君忍不住笑了：“你可是不愿去北海？”

田真连连点头。

原是听到本族子民学鸡叫，循声而来，看她糊涂不知身份，有心送她归族，谁知小凤凰无半点修为也这么通灵性，朝华君对其越发多了两分喜爱，抬指托起她的小脑袋：“好乖巧的小凰儿，既不愿去，那便随我回羽漠天宫修炼吧。”

神啊！那微笑太耀眼了！田真眩晕了，决定把这场穿越感想里的不雅字词去掉。

其实当鸟不错……

朝华君执掌神羽族数万年，一片爱护子民之心，哪里知道小凤凰身体里其实住着别的灵魂。他挥手令垂天退下，乘火凤冉冉升起。

凤翼轻扇，瞬息八千里，直向天庭而去。

过天海，便是莽莽大荒，其中云迷雾绕，有一山，山名优婆，高耸入云，望不见顶，怪石嶙峋，极为险峻。

夜冷，天风疾扫。

山脚下，夜明珠光芒闪烁，掀起夜帷一角。

大荒未设驿站，夜里赶路颇有不便，朝华君便命火凤降落在这优婆山下，将就过一夜。

火凤飞了一整天也累了，远远蹲在岩石上闭目歇息。夜明珠的光蓝中透紫，异常美丽，可是田真始终觉得比不上人间灯火，那种光缺乏温度，更显出四周一片冷寂。

朝华君抱着她坐在地上，俊美的脸在珠光的映照下显得有点暗淡，他静静地看着面前的优婆山，似乎在出神。

腹内饥饿，田真急躁。

领导会不会养鸟？

察觉她的不安，朝华君回神，轻抚她的羽毛：“小凰儿？”

田真思考着该怎么表达饥饿。

“饿了吗？”朝华君莞尔，放开她，“去寻吃的吧。”

田真松了口气，自他怀里跳下地，踱了几步，开始犯难——这荒郊野外能找到什么吃的？难不成……看着地上的蚯蚓爬虫，胃自动抽搐，田真最终回到朝华君面前，望着他摇头——



咱不吃虫，咱要吃饭……

朝华君早已看得发笑：“幸亏不吃虫子，否则就真成天鸡了。”

真成鸡也吃不下，田真暗忖。

朝华君自袖中取出一支晶莹的蘑菇，哄她道：“我身边并无练实，你既不愿去寻，这里有前日鹤部送上的玉灵芝，先将就着吃好吗？”

“将就”着吃灵芝？田真暗喜，跟着这个领导待遇不错。

漂亮的手将灵芝掰碎，用掌心托着放到她嘴边。

田真实在太饿，低头一块一块啄来吃了，顺便吻了无数次领导的手表示敬仰。

朝华君看她吃完，又从袖内取出一只小壶和一只小金杯：“此乃梧桐露与竹叶泉酿的酒，暂且当泉水饮吧。”

田真啜了两口酒，只觉余香无穷，于是心满意足地朝他点头表示感谢。

但凡禽鸟遇王者之气，无不低头臣服，偏这小凤凰一点不怕，朝华君也觉惊奇，抱起她柔声道：“睡吧，明日还要赶路。”

沉溺在美男的温柔里，田真迷迷糊糊地睡去。

被风吹醒，已是半夜。

夜明珠依旧散发着冷幽幽的光，不远处火凤在岩石上沉睡，唯独身旁空空的不见了人。

远处无边黑暗，送来凉意重重。

田真站起来四下张望，还是不见朝华君，连忙跑过去啄火凤。

火凤被吵醒，大为不悦，见主人不在，一翅膀将她扇了个跟斗。

不懂凤凰的交流方式，田真无奈，又不敢再惹它，只好试着拍拍翅膀，由于羽毛受损，虽然勉强能飞起来，却甚是吃力。

优婆山很大，山脚有树林也有乱石堆，风萧瑟，树木摇晃如鬼影。

口衔夜明珠，因怕迷路，田真只按照固定路线小心翼翼地绕优婆山山脚低飞，心里直发毛，已经开始后悔了——能当大鹏王垂天的领导，朝华君地位不低，会有什么事？说不定是出去溜达溜达而已。

找到退缩的理由，田真的勇气全面崩溃，决定掉头回去。

正在此时，头顶忽有一道耀眼的红光闪过。

什么东西？田真吓得险些从半空摔落。

眨眼间，红光灭，前方枯树干上坐了个小小人影。那是个十来岁的小孩儿，红色小袍子在夜色中分外醒目，白底红花纹的护肩护腕和腰带，脚蹬一双褐色小靴，圆乎乎的小脸并不显胖，眉清目秀，满头红发披散肩头、胸前，戴着银制的嵌宝石的精致额饰和发饰，贵气，又可爱。

谁家小孩儿这么漂亮！田真目瞪口呆。

小孩儿看着她甜笑：“哈，小凤凰！”

见他一派天真的模样，田真母性大发，情不自禁地点头：你好，小正太！

“小凤凰好漂亮！”小孩儿拍手称赞。

出自孩子的赞美是最令人愉快的，田真扭头看满身灰羽，呃，好像也不那么难看，真有点漂亮……

小孩儿探手入怀，引诱：“过来，我给你吃竹子果好不好？”

咱不吃竹子果，可是咱不介意让漂亮小正太抱一抱。田真被夸得飘飘然，飞过去停在他肩头，拿翅膀“摸”那可爱的小脸。

小孩儿笑眯眯地抱住她，不知从哪里摸出把寒光闪闪的匕首：“神羽族的凤凰血，疗伤圣药呢，总算遇上一只，运气真好呀。”

靠，这是做什么！田真大惊。

天真烂漫的笑容变得邪恶，小孩儿毫不客气地拎过她的脖子，拿匕首一划，血立即流下，滴在准备好的小瓶子里，一系列动作干净又利落。

田真疼得翻白眼，扑腾着。

死了死了！腹黑小正太，太邪恶、太可怕了！

“这么丑的凤凰，真可怜，”小孩儿叹了口气，同情地抓住她的翅膀，制止她挣扎，“放心啦，我只要你的血。”

田真差点气晕。

臭小子，满嘴花言巧语，敢放老娘的血！

小孩儿认真地接了半瓶血，替她处理好伤口，心满意足地摸摸她的脑袋：“再放你就要死了，我下回找你吧。”

田真已经头昏眼花，听到还有“下回”，一个哆嗦，差点没哭出来。

小魔头，我不惹你了成不？

“路小残，你又在做什么？”



听到那声音，田真大喜，有气无力地拍着翅膀求救。

路小残立即丢开她：“伯伯好！”

朝华君挥袖将田真接入怀，仔细一看便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半是无奈半是气怒道：“既认得我，为何伤我族类？”

路小残跳下地，单膝跪着行礼：“小残想求点凤凰血，尚未来得及禀告伯伯，这就与伯伯赔罪。”

朝华君忍怒问：“何事找来？”

“父皇命我转告伯伯，别让那个大鹏鸟来送死。”路小残爬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这次是父皇亲征，说看在伯伯的面上，不想杀神羽族的人。”

事情严重了，朝华君轻轻叹息：“你就说陛下亲自点将，羽族实难抗命，望他留情。”

路小残笑嘻嘻地应下：“求伯伯把这只丑凤凰送给我吧。”

要养着咱放血？田真受到刺激，立马望向朝华君。

朝华君皱眉。

“算啦，伯伯一向是最小气的，不要了！”路小残见势不妙，立即化为红光逃走。

顾及身份，朝华君到底不好真与他计较，低头唤：“小凰儿？”

田真耷拉着脑袋不做声。

人家是领导的亲戚，咱能计较吗？还是识相点接受精神安抚吧。

朝华君抬头望望面前的高山，轻声责备：“怎的乱跑！这优婆山险得很呢，很多神仙妖魔都在这里……出事了。”

那你还选在这里过夜？田真暗暗诧异，终究失血过多，沉沉地睡了过去。

天音悦耳，神光普照，远处是金碧辉煌的宫墙，自半空望去，庞大的宫殿群望不到边，其中无数楼台高耸，一色的琉璃瓦屋顶，精美，壮观。

宫墙外是闪闪天河，河面广阔，宽约两里，水光映天光，一座白色长桥自河上飞过，直达对面宫门，如卧波长虹，气势壮极。大道两旁皆设有披金甲执长枪的守卫，每二十步一名，威风凛凛。

这就是天庭？田真探出脑袋张望。

火凤稳稳地降落在桥头平台上，早有两名侍者等候在台上，远远望见朝华君，都迎上

来躬身行礼。

朝华君抱着田真走下凤背，微笑：“两位天官久候。”

地位略高的那名侍者笑道：“陛下让小神在此等候，朝华君不必去正殿了，陛下现在星宿台。”

说话间，另一名侍者上来将火凤引走。

这侍者说完便躬身示意，请朝华君走在前，自己则落后半步陪在旁边，适时指引方向。

顺大道进宫门，在庞大的宫殿群间穿梭，人变成了鸟，所有东西看在眼里都自动放大了几倍。高大的台阶，高大的蟠龙柱，宽阔的广场，天庭的地皮显然不贵，光殿宇就修建了上百座，雄伟庄严。

不知走过多少座桥，转过多少回廊，最后侍者竟领着朝华君又从另一道宫门出去了。

天河畔，高台入云。

“自去玩吧，”朝华君放下田真，吩咐，“不可走远。”

带只鸟去见那位“陛下”未免不敬，田真理解，踱着小步子在原地打转，点头表示听懂了。

旁边的侍者见状赞道：“这小乌鸦好乖巧！”

乌鸦？田真竖毛。

朝华君忍不住笑道：“这是只小凰，度劫重生出了意外，伤了彩羽。”

侍者尴尬，忙道：“小神就说鸦族岂有这般贵气的，原来是王族。”

贵气？田真扭头瞧自己的一身灰毛。

朝华君看着她抿了抿嘴，转身沿石级登上台去了。

圣父一笑，光芒万丈，田真站在原地回味，正在此时，耳畔传来一阵嘈杂的蹄声。

马蹄声由远及近，震耳欲聋，定睛一看，只见河对面大道上烟尘滚滚，无数天兵整齐列队，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过，或步行，或骑天马，有扛旗的、带刀的、负弓的……许久望不见尽头。

田真被那气势镇住，连忙跑到对岸，跳上桥头栏杆当观众。

“文犀，你小子会打仗吗？”

“话不能这么说，倘若魔界来了女将，却是非他上不可。”

……

几个骑马的天兵嬉笑着嘲弄一名小兵，那小兵似没听见，只低头不语。

哪儿都有这种欺负弱者的事啊，田真正在同情，就听得天马低嘶，那小兵的坐骑忽然受惊，狂躁之下昂首立起，在原地打了两个转，带着他直往前冲，天兵们纷纷惊叫避让，队伍立时大乱。

“扑通”一声响，水花四溅，小兵控制不住，竟连人带马掉入了天河！

幸好天兵都有点法力，他也应变极快，立即足尖点水跃起，落回岸上。

“这小子骑马都能骑进河里！”

“生一副女人相，打什么仗！”

……

由于离得近，事情的经过田真看得清楚，分明是旁边那几人使计捉弄他的。

队伍散乱，一名将领打马上前，厉声呵斥：“谁在闹事？”

先前嘲笑的几个天兵都住了口，谁也不敢多说。

岸边河水不深，仅淹至马腹，那马因为发怒仍挣扎不已，小兵双手死死拽住缰绳，以防它挣脱，却无论如何也拉不回来，又不能放手，只好尴尬地回道：“是文犀不慎让马受惊，掉进了天河。”

“又是你，废物！”将领劈头给了他一鞭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文犀默然，并不分辩。

“都给我走好！”将领大声喝令，重新整好队，然后转身朝文犀骂道，“没用的东西，还不给我拉回来，大军马上起程，误了战机拿你问罪！”

文犀诺诺应下，使劲拉那马。

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想不到他这么能忍，田真心中那些怜悯转变成了敬意，留神看了他两眼，发现此人生得极美，玉面朱唇，双眉斜飞入鬓，更难得的是，虽遭暗算，被众人耻笑，他却并无半分怨恨之意，眉宇间始终有种恬淡平和的气质。

见大军去远，那马还在水里拉不回来，田真也替他着急了，于是展翅飞过去，想助他一臂之力。

文犀意外：“小凤凰？”

好眼力！田真更卖力地朝天马扇翅膀，将其往岸边驱赶。

就冲这声凤凰，咱也帮定你了！

忽然，那天马一声惨哼，自眼前消失不见，却是被一股大力生生自水里拉起。

田真不解地抬头。

马已回到岸上，文犀悠闲地拉着缰绳，微笑着看她。

田真心下震惊。

这小小天兵竟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

目如秋水，深不可测，文犀低声道：“多谢你，小凤凰。”

有了被路小残放血的教训，田真凡事都会首先考虑自身安全——一个人肯忍辱负重，其中必有内情，如果让他发现咱什么都明白，会不会杀鸟灭口？于是她对这份谢意不予回应，扑扇着翅膀落回桥头。

看出她无半点修为，不过是普通灵禽一只，文犀果然没有防备，对着她出了会儿神，不知道想了些什么，之后便翻身上马追赶大军去了。

田真目送他消失，跳下桥栏杆，在附近随便溜达了几圈，居然收获不小。例如：某神与某神女有情，掌管宝库的某神私吞了一批礼物，甚至还有某妃子要拿药害另一位有孕的妃子……

这世界不太平哪，许多秘密只有鸟才能发现！田真以爪扶额。

为了小命，咱要做一只不多嘴的鸟。

估摸着时候差不多了，田真顺着大桥往回走，很快便听到前面有人在说话。

“就这么定了，朕稍后下旨。”

声音很年轻，中气十足，亲切虽有，威严更多。

田真连忙停住抬眼看去，只见朝华君与一个男人站在星宿台下，几名侍者恭敬地立于数米外。那男人金袍玉带，身材颀长，由于背对这边，看不到相貌，方才的话正出自他之口，他既自称“朕”，身份已无须猜测。

朝华君道：“陛下三思。”

“表兄一路辛苦，就早点歇息吧，明日动身。”神帝打断他，拍着他的肩笑道，“眼下除了表兄，这帮废物没一个能替朕分忧，不可再推托，稍后弟妹还要来拜你。”

说完，他自顾自带着几名侍者进宫门去了，只留下朝华君与先前引路的那名侍者。

侍者笑道：“陛下主意已定，朝华君请吧。”

朝华君无奈，侧身唤道：“小凰儿？”

听到温柔的呼唤，田真叫了声，习惯性地快步过去。

瞧她两条小腿在地上飞跑，朝华君忍俊不禁，将她抱起来：“再让你留在天鸡群，怕



是连怎么飞都要忘了。”

侍者引着他进宫门，边走边道：“朝华君此去东原阴山督战，定然能解陛下之忧。”

朝华君道：“有战神亲自把守，陛下何须忧心，不过是命我前去看看战况，安抚三军而已。”

侍者叹气，低声道：“不瞒朝华君，魔神之威非同小可，战神也只能设阵困住他，此战要胜，须是朝华君出面。”

朝华君皱眉道：“圣无名妄言，岂能当真。”

侍者道：“有乱平乱，无乱生乱，不臣而走，这话都已经应验了，他反去魔界是天意注定，此事应在神羽族，前几次有朝华君在，可不就胜了。”

朝华君苦笑。

别人来你的地盘杀了几万天兵，然后毫发无伤地收兵回去，这叫你胜了吗？不过都是自欺欺人而已。

魔神作乱？田真听出个大概。

也对，有神，就必定有魔，不然拿什么给这帮天兵练级呢！

天庭设有专门接待神王的园子，几名侍女早已等在门口，纷纷矮身作礼，引朝华君至房间，侍者再陪着说了几句话，便告退离去。

侍女取了练实过来，朝华君将田真放到桌上，示意她吃，田真瞧瞧小竹米，终无食欲，将脑袋插进翅膀。

朝华君拍她：“怎的不吃东西？”

感受到担心，田真伸出脑袋跳两下，表示无事。

想她先前吃过玉灵芝，朝华君便不再劝，很快就有两名美姬走进来作礼，娇声道：“竹泉已备好，请朝华君前去沐浴。”

朝华君吩咐田真：“在房间玩耍，不可乱跑。”

目送他出门，田真忽然听到一阵低低的笑声，两名美姬正暧昧地互相伸手推对方，再留神一瞧，二女身上虽披着宽大外衫，里面却仅穿着薄得可以忽略的轻衫，田真顿时明了——姐姐，穿成这样，分明是你们想拉个美男陪浴吧！

让你们服侍，领导清白不保。

当然，也许此人非常乐意……

田真发誓自己对美貌领导沐浴绝对没兴趣，只不过内心生起了一种强烈的正义感，想